



权延赤文集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中苏分裂前后的合作与
较量纪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67/68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权延赤 著

1253

188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李明辉

权延赤文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作 者	权延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00 千
印 张	8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4-04044-9/I · 729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卷）

目 录

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	(1)
赫鲁晓夫有胆量……也能捅漏子，我看他多灾多难	(21)
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 可是揭了盖子	(37)
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58)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	(79)
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 自己哟，……非鼓足干劲不可	(96)
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 占上风	(117)
今天送赫鲁晓夫走，明天我们就下乡去	(146)
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 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 而上发动群众	(166)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 事不好”的程度	(185)
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 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202)
赫鲁晓夫之后是彭德怀	(217)

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 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

起初，他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但是，很快他又受到过去经验、现实环境及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迫，他必须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应该选择的方向……

伏罗希洛夫走后，毛泽东一连几天睡不好觉。

这是1957年6月初的一个深夜。炎热还要过些日子才能来，凉爽的微风穿窗而入，带来南海的湿润和侧柏的馨香。天宇上到处是星光闪闪，庭院里七株枝叶浓郁的侧柏又哪里遮挡得住？

毛泽东临窗深呼吸，没有去院子里散步，胸脯起伏着，忽然喃出声：“伏老沉不住气喽！”

毛泽东论天下大事往往是言简意赅，多一个字也不说。1954年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热烈拥抱，互相亲颊。他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谈论天下大事和鸡毛蒜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总是谈不拢。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不说话了？”赫鲁晓夫两只手在自己隆起的腹部肆意地抚摸着，鼻音哼哼地掀起眼皮瞄一眼毛泽东。

毛泽东右腿架在左腿上，活动着脚指头，目光沿指缝的空隙望着赫鲁晓夫高高的肚皮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了汗，才把这句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清。

赫鲁晓夫事后抱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翻译评论：“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赫鲁晓夫是精明而又粗俗的实干家。他们谈话时总是不在一个水平面，差距明显。他们都做过努力，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私人友谊……”

毛泽东离开窗口，晃肩扭腰地活动着走到他那张现已闻名天下的大木板床旁。床的一半属于他毕生珍爱的书，堆有一尺高的书籍上下散乱地放着大量文件和材料。清明以后，没了春寒，这些文件材料却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飘来北京。有各级党组织的汇报、呼唤、甚至是告急，有对共产党进行批评的言论汇编，又和许多诬蔑性语言，甚至是要排斥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编辑在了一册中。于是，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攻击便如混水中的鱼龙一般混杂起来。其中还有大量普通共产党员和普通工农兵的来信来函，表达着义愤、惶惑、焦虑等情绪……

毛泽东望着那散乱一床的“雪片”，欲拾又罢。他早就看了又看。他那淡淡的眉毛忽而一颤，嘴角跟随着一抽，脸上便流出那种略含嘲意的苦笑，摇头叹一声气道：

“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尤金讲不清。”

尤金，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的驻华大使最好是位哲学家，以便毛泽东有谈论哲学的对象，还可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于是，尤金被斯大林选派到北京，接替了原来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毛泽东从床前又走到桌前，那眼神表明他始终未停止思考。他说过：“游泳好。我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情。”

毛泽东可以躺在水面不动也不沉，但是不能想事情，一想事情就会沉水，他试过。

“蛾子！”毛泽东欲坐又抬起屁股，孩子似地叫起来，抓起一本材料或是杂志，扑打那只飞蛾。飞蛾为灯光迷惑，在那个古朴的台灯上下左右乱冲乱撞。侍立门口的卫士得到活动手脚的机会，奔上前相助，到底年轻机敏，三下两下便打死了那只蛾，拿给毛泽东看。

蛾子纤细的腿还在抖，肥胖的肚子破绽出一团令人作呕的粘稠的浆液。毛泽东忽然闭了眼，将手轻轻一挥：“拿出去。”

卫士返回屋时，毛泽东已然仰坐藤椅中，闭目不语，陷入沉思。

他总是在思想，有时各种念头依次稍纵即逝，如电石火花；有时又会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多少个念头同时闪烁。没有人能一下子追踪上他的思想，也难以迅速弄清他那看似杂乱实则有关的纷繁的回忆与思考……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毛泽东读过斯诺这段文字描写，故尔经历过的那个生活片段永远在心中明光闪耀。

她现在怎么样？唉，她抽烟太凶了……毛泽东忧伤地颤动着睫毛。她住在上海哟！

云雾弥漫了东华山，古庙的殿堂更显空旷冷落。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的毛泽东，和警卫员摆龙门阵打发时光。

窗口探出一张年轻战士的脸孔：“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闲极了的毛泽东立刻站起身。

“看不清，是两个骑马的。”

毛泽东迎出门，看清来人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

斗。”项英的表情勉强而尴尬。

毛泽东回身望贺子珍。目光也是可以交谈的：去吧，也许能夺回发言权。

“我马上就下山。”毛泽东爽快地朝项英点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然而，毛泽东没有夺回发言权，只“夺回”一个撤销职务和党内书面警告的处分。

他一脸沮丧地回来，目光与贺子珍相遇。

那目光在说：“不要紧，还有下一次。”

毛泽东夺回发言权不易，夺到手便再不曾有须臾放松，无论是对党内还是党外。

可是，现在他少了内助，多了个包袱。江青因为没有当上中共“八大”代表，半年来多次同他吵闹。

“八大”没有强调阶级斗争。

讨厌。还有那些得到发言权的右派们。

1956年10月23日，亚诺什山上要求自由的呐喊声响彻了布达佩斯。20万群众像是又一条多瑙河，从河右岸多山的布达缓缓涌过一座座大桥，在河左岸那平坦的佩斯城里弥漫开。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敏感而容易激动的。于是，大街上响起砸碎门窗玻璃的轰响和猛兽一般的咆哮声；汽车被燃烧，空气里飘溢着胶皮和钢铁烧灼后的焦臭辛辣气味。身穿制服的军人和警察虽然受命赶来，却不肯做任何制止或说服，站成一排排，用赞赏的目光欣赏着这一切。甚至有成批的军人将武器交给了学

生和知识分子。工人参加了这支反叛的队伍，农民却没有。

有人说，只要有饭吃，农民就不会造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逃往国外的匈牙利反动分子纷纷潜回布达佩斯，他们多数来自维也纳，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又是自由、独立最热烈的鼓动家，在游行的队伍中推波助澜。“纳吉·伊姆雷！”的呼声震天动地。

纳吉当时已被逮捕。他也是共产党人，但是他想背离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和教义。他的被捕使他成为反叛者的一面旗帜。

无论是拉科西还是格罗，都已无法控制局势，因为专政的工具——军队和警察，也都一批批投入到游行示威的队伍中，要求自由和释放纳吉·伊姆雷。流血事件开始发生。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在苏联要求下释放了纳吉，希望他能够整顿党并控制住暴乱。然而，纳吉却要求苏联撤出他们的军队。

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事情却继续发生着变化。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契卡组织遭到破坏，路灯柱上吊起了一具具尸体，大街小巷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插手进来，火上加油，企望在内战中复辟资本主义。

这是对抗和冷战的年代。

世界分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要求苏联出兵，苏联共产党首先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刘少奇、邓小平秘密访问了苏联。

苏联领导人又征求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共领导人铁托的意见，获得关于出兵布达佩斯的一致意见。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39 周年的日子，苏联军队经过三天激战，全部占领了布达佩斯……

然而，毛泽东绝不是无条件地完全赞同苏联出兵匈牙利所依据的理论和采取的干预行动。此前，在波兰事变中，毛泽东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波兰同志的“大国主义”。在匈牙利事变中，他也不同意把这一事件简单归咎于“反革命分子”。他说，这只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

他是各国共产党领袖中第一个把参加匈牙利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归入“人民”之列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20 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是引燃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索。毛泽东这样想，但是没有公开。

毛泽东公开出来的观点有两条：一方面，“由于领导犯错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同匈牙利不同。中国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打击，认真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问题是防止“由于领导犯错误”而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

他及时把匈牙利的经验教训运用到了中国……

1957年2月初，春寒料峭。毛泽东已然三天两夜未睡，仍然伏案疾书。

忽然，他将头朝上仰去，以手加额，揉着，捏着，并且张开嘴深呼吸。卫士封耀松抓住时机，几步赶到毛泽东桌旁，小声劝说：“主席，您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封耀松，倦容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卫士想说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继续读写。卫士便一声不响退了出去。

半小时后，卫士用小碟端了六个小芋头轻手轻脚刚走进屋，便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左手抓着材料，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

卫士将碟子放在暖气上，退出门外，立着吹寒风，以驱走困意。十几分钟后，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走进去，双手捧了碟子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卫士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身子，吟诵着：“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卫士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见毛泽东嘟嘟囔囔自得其乐，卫士便退出屋去继续吹凉风，驱困意。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听到屋里呼噜声重新响起，卫士便轻轻推门而入。

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

卫士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头仔细打量毛泽东，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握在手里……

卫士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嵌在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封耀松：“哪个！怎么回事？”

“主席！”卫士叫了一声，哭了。手里兀自捧着那抠出的半个芋头。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发火。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您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他理理桌案上的文稿，吃力地站起身。那文稿上有一行大字赫然醒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用他那高亢的激奋人心的声音发表了讲演：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在这个制度下，

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他在世界共产党领袖人物中，第一个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正确方针。

他明确宣布，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1957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个熟悉而又生动的面孔在毛泽东脑海中闪过。

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纷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开喉咙争鸣。

或热情洋溢，手势翻飞，或阴柔韬晦，旁敲侧击；或义气宣泄，脸红颈粗……

随之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参加会议的党内外人士讲话：在我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可能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或者更少一点。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吸取匈牙利的经验教训，避免“由于领导犯错误”而使

“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毛泽东一生未曾停止发动运动。

全国都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蓦地，毛泽东掀起眼帘，目光从那堆积桌案和床铺上的“雪片”一掠而过。

旋即合上眼。

鸣放和辩论者中，有人不满足于批评个别弊病，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发起了挑战，特别是武汉发生的规模不小的学生示威游行，竟呼喊出“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规模小，性质却更恶劣。匈牙利还没人喊“欢迎法西斯”、“欢迎霍尔蒂”！

我有言在先：在这个制度下！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可是，他们矛头所向恰恰是这个制度！看来，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不会一劳永逸，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断产生……

“图 104”客机的舱门打开，那位苏联姑娘漂亮的身影一闪即逝，伏罗希洛夫魁梧的身躯随即出现，几乎塞满了整个舱门。

毛泽东率先鼓掌。

伏罗希洛夫用老人那种谨慎的步子走下舷梯，热烈地伸出两手。

握手、拥抱、接受鲜花。

他荣幸地住进中南海勤政殿，迫不及待同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同志，我是带了苏联共产党的疑问到中国来的。”伏罗希洛夫难以掩饰他的焦虑心情。

“问么。”毛泽东笑容可掬。

“你们提出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翻译李越然高度紧张。毛泽东讲话从来不是八股套，言语生动，遣词造句独具一格，一句话往往囊括了多层次的深刻丰富的含意，要翻译清楚全部意思确实大不易。

“可是，难道你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要在报纸上登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先放么。”

“社会主义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

“放出来我才好驳么。”

“可是会出乱子的。”

“百家争鸣不是秘密报告。”

伏罗希洛夫略显尴尬。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会议进行中，忽然提出他要作的那个秘密报告时，伏罗希洛夫立刻表示了激烈的反对。他曾指着赫鲁晓夫喊：“你想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能在代表大会上把这

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作了他的秘密报告。

接着便发生了波兰事变和匈牙利事件。

“右派言论是不该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有疑问？匈牙利事件是有教训的，秘密报告还引出那么大乱子，你们就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

“对，我们不搞秘密，我们是公开。”毛泽东做个有力的手势加强肯定的语气：“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的共产党和干部队伍也同匈牙利不同。”

伏罗希洛夫向翻译李越然点头，又向毛泽东点头。这段话他明白，也确信不疑。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经历过像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那种长期、尖锐、复杂、激烈的群众性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考验，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党内斗争，拥有最多的共产党员和经历过无数次考验的坚定不移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力量是惊人的。

不过，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是很满意，他认为王明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也在私下说“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当然，伏罗希洛夫是不会把这些话当面传给毛泽东的，恰恰相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报刊曾公开称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毛泽东眨一眨眼，忽然轻松地笑道：“不要做阿 Q，头上有癞又不许人说。”

翻译增加一句解释：“既然有缺点，就要允许别人批